

知乎盐选 | 枕眠

1

我重生在反派 boss 的床上。

一睁眼便能看到金线滚着边的床幔，鼻尖是好闻的木兰香，屋里的多宝阁上摆着的无一不是可以传家的珍品。

这一切都提醒着我，这是当朝摄政王的床。

而我，明明是当朝工部侍郎的妻子，却被我的丈夫亲手送上了这位摄政王的床。

我咬了下舌尖，痛楚随之传来。这不是梦境，我的确是回到了我这辈子最不想回到的场景。

前世，我也曾苦苦哀求，也想拼死挣扎，却奈不过我那亏心的丈夫给我下了药。我咬着牙承受了摄政王的凌辱，被他一顶软轿送回了贺府，不久，我的丈夫便升了官。

当时，我心如死灰，曾想自我了断，却被他以幼弟劝下。



是了，父母早亡，弟弟不过八岁，我若走了，以后还指望谁照扶他？难不成指望这个卖妻求荣的枕边人？

为了弟弟，我再也不敢死，每日愈发沉闷地活着，若是摄政王有召，便随了软轿来王府与他交媾，再被他送回家。

我本以为这一生会这么糊里糊涂地活下去，没承想，摄政王突然暴毙，新帝拿回权柄，被我视作窝囊废的丈夫却突然成了宠臣，得了同公主的赐婚。

他拿着圣旨，在我面前哭得可怜，说着他身不由己，让我不要怨他。

我冷眼瞧他，他眼里分明是春风得意，不曾有半分愧对，怒气上头，我挥手朝他扇去，却被他捉住了手。

「眠眠，我知你最是怕疼，今日乖乖的，为夫送你最后一程。」

他捏着我的下巴给我灌了一杯毒酒，眼前一片天旋地转，隐约听到他说，「草席裹了，拉到后山埋了。」

吱呀。

推门声打断了我的思绪，我顺着声音看去，摄政王顾荣推开门朝我走来，他的步伐一向有力，哒哒哒，像是踩在我的心上。

直至他走到床前，我猛地抬起头看他，眼泪却不受控地流了下来。

顾荣有些意外地挑了挑眉，一只手却抚上我的脸，轻轻擦去了我的泪。

「我竟不知自己长得如此骇人，倒叫贺夫人一看便吓哭了。」

2

他的语气出乎意料地温和，甚至还打趣起我来，却没能让我止了泪，反而哭得更凶了。

我也不知为什么会这样，像憋了满腹委屈，在看到这个煞星时，终于忍不住了一样。

顾荣替我擦了会泪，终于没了耐心，掐住我的下巴，弯腰凑近我，逼我同他直视，低声喝道，「不许哭。」

我被他这么一吓，竟愣住了，呆呆望着他的眼睛，连闪躲都忘了。

顾荣见我没了动静，欺身压在我身上，一只手撑在我身侧，另一只手在我脸上胡乱摸着。他掌心的茧擦过我的脸颊，夹着丝痛意。

「怎么？莫不是想到要委身于我，贺夫人竟伤心至此？」

他同我贴得极近，近到我似乎觉得明明隔着衣袍，下腹也快被他灼伤了。这熟悉的感觉在前世，我体会了千百回，甚至我能猜到，不等我说完，他便会掰开我的腿。

我轻轻摇头，「今日得见摄政王，好似碰见故人，喜极而泣，让王爷见笑了。」

顾荣的手微顿，似笑非笑瞥了我一眼，「你见过我？」

「此前不曾。」

「那如何说我是故人？」

想来我那丈夫给我下的药极烈，不仅让我身体发烫，骨子里像是无数蚂蚁爬过一般，更让我脑中混沌，竟开始对着顾荣胡言乱语起来。

这个顾荣，前世怎么不曾发现他一点小事也纠缠不清，可是谎话既已编下，总得圆回来。

我硬着头皮，看向他的眼睛，「方才王爷进来时，就好像兄长朝我走来一样，让人心生欢喜。」

「这样啊。」

顾荣轻轻点了点头，却靠我靠得更近。他贴在我耳边，呼吸喷在我的紧侧，舌尖扫过我的耳垂，手也极不老实地摸索起来。

「我可不想当贺夫人的兄长。」他轻笑，「兄长哪能同你做这些美事？」

3

接下来的事，水到渠成地发生了。



我并没有像前世一样挣扎，想尽一切恶毒的话诅咒顾荣。相反，因为前世那些同他床第之间的记忆，顾荣的脸上罕见地露出了满足。

「阿眠。」一场欢好过后，顾荣躺在我身边，侧着身子看我，「你想要什么？」

我想要什么？

我自是想要前世负我之人千刀万剐，他和贺宜一个都跑不掉。只不过弟弟尚小，我不能轻举妄动。

我垂了眼眸，压下心事，「不论我要什么都行？」

「自是如此！」顾荣语气里满是得意。

听了他的话，我却只想冷笑，他的确是无所不能，连当朝大臣的妻子也能心安理得地霸占。

「既是如此，王爷不妨赠我夫君一房美妾，红袖添香也是佳话。」

顾荣脸上的笑意立刻褪去，他掐着我的手腕，恨不得将它捏碎，「你果然只记挂他啊。美妾怎么够？不若官升二阶，再赐黄金无数，这才是你想要的吧！」

这人真是脑子有病！

我低头瞧着快要被捏断的手，眨了眨眼，泪珠便掉了下来，我知道这招对顾荣很有用，前世惹了他时，每每哭上一回，他便

不计较了。

果然，顾荣松开了手，腿一迈便要下榻，我连忙拽住他。笑话，戏还没演完，怎么能让他走。

「放手。」

「王爷可真是无情人。」我从背后贴着顾荣，这大抵是两世以来，我第一次主动离他这么近。

「我并不想夫君加官晋爵，有多富贵。找您讨要一房美妾，也不过是阿眠已是王爷的人，夫君只能让旁人伺候罢了。」

顾荣身子一僵，转过身反复打量我，甚至拿手在我的脸上搓着，那力道，像是要搓掉一层皮。

他终是放弃了，朝我点了点头，「允了。」

他收拾好就转身离去，很快便有一群侍女鱼贯而入，伺候我梳洗，又在我面前站了一排，任由我挑选。

我一眼就瞧中了最漂亮的那个，前世她总是跟在顾荣身边，只不过这会儿竟也在这群侍女之中，我想了想，还是将她带回了贺府。

软轿停在贺府外时，是贺宜亲自出来接的我，话都没说，他的泪倒是先流了下来。

「夫人，是为夫不中用，让你受苦了。」

「夫君说的哪里话？」我装作听不懂他在说什么，将摄政王府的侍女召至眼前，「摄政王体恤夫君，特赐了美妾给你呢。」

贺宜看了眼那侍女，眼神一闪，讪笑了几声，竟也没有追问。

我一路上想的说辞，此时都憋在了肚子里。

我突然觉得，这事好像和我想的不一样。

难道不是顾荣强求贺宜将我送进摄政王府，而是贺宜给我下了药，自作主张将我送上了顾荣的床？

4

前世种种像是一团乱麻浮现在我眼前，我看不清也辩不明。

从摄政王府回来的十来日里，我一直试图捋清这件事，可前世我一直自哀其身，根本没能想起半点有用的东西。

我又从府里的下人入手，他们也毫无异样，我想象中被贺府蒙蔽的场景根本不曾出现。

会不会我那所谓的前世都是假的呢？

这个念头突然闪现，我吓出了一背冷汗。

这些日子，贺宜像往常一样，对我温柔小意，他记得我爱吃城西的栗子糕，下朝后绕了半个京都要替我买来，不时会考校弟弟的功课，丝毫不见敷衍。

会不会我只是把一场噩梦当真了？

可噩梦又怎么会这么真实，而我在顾荣床上醒来又哪能用噩梦解释。

恰在我游移不定的时候，贺宜抱着一个长匣神秘秘地回来了。

「眠眠。」他讨好地朝我笑了笑，将长匣打开，「为夫有件事求你。」

求我？

贺宜这人最是好面子，轻易不会向我开口，这事在我的印象中绝无发生。

我悄悄松了口气，抬眼看他，「夫妻之间何必用求？夫君有话直说罢。」

他搓了搓手，不敢看我，「听说摄政王最喜书画，这是书圣遗留的真迹，夫人不妨明日送去摄政王府上……」

我眼皮直跳，厉声打断他，「送去他府上做甚？这东西从哪来的？你为何让我去送？」

「这，这。」贺宜抿了抿唇角，抓住了我的手，「眠眠，你也知道，摄政王把持着朝政，我若想再进一步，少不得走他的门路。」

「他轻易不肯见人，上回不但见了你，还给你送了个丫鬟，你去再合适不过了！」

他的手冰凉，覆在我的手上，好似一条蛇缠了上来。

我甩开他的手，把木匣往他怀里一塞，将他往门外推去，「这事儿你该去找南苑那位，犯不着求我！」

「眠眠！夫人！」

贺宜在门外压低了声音喊着，终是叹了口气离去，我靠着房门，忍了半晌，还是忍不住哭了出来。

原来，那真的不是噩梦啊。

这件事后，我大病了一场，整日昏昏沉沉的。

我总是想着要把还能记得的东西记下来，想着要怎么安排弟弟，要怎么从前世的绝境中踏出来，冷不妨前世被第二次送上摄政王府的日子到了。

我每日躺在屋里，没去得了顾荣那，想不到他深夜闯了我的屋子。

他好像永远像一把锋利的刀，站在那便让人怵得慌。

他站在床尾，就这么看着我，也不说话。我被他看得心里发毛，先开了口，「王爷深夜来此，可是有事？」

「阿眠不愿去见我，我就只好来见阿眠了。」

他朝前走了两步，将将停在床头。我福如心至，突然坐起身环住了他的腰，「王爷总是误会我，阿眠每日都在想您呢。」

没想到顾荣却死死盯着我，眼里闪过一丝落寞，又很快消失不见。

「王爷？」我没什么底气地喊了一声。

他好似回过神来，轻轻拍了拍我的背，把我往里侧抱，脱了鞋便要上榻。

「王爷！小心过了病气！」

谁料顾荣不管不顾，仍旧钻进来抱住了我，「阿眠对我日思夜想，我若此时走了，你会难过。」

5

不得不说，顾荣是调情的一把好手。

他三言两语让我无处辩驳，只好眼睁睁看他躺进被窝，又将我抱在怀里。

「睡吧。」

顾荣并没有像我想的那样对我动手动脚，他将我整个人揽在怀里，有一下没一下地拍着我的背。

只不过那力道大得惊人，让我恍惚以为，他今晚是特意来杀我的。



我试图推开他，可惜根本推不动。

「阿眠若是不困，我们也可以做些有意思的事。」他语气里满是认真，仿佛就等我一个答案。

我没敢再动，小声嘟囔了句拍着难受，他的手一顿，再落下时竟放轻了动作，嘴里开始哼着奇怪的小调。

大概是病中容易疲乏，我本想过会便劝他回去，可是在那古里古怪的调子里沉睡过去，再睁眼已是天明。

屋里早就没有了他的踪影，侍女们像往常一样伺候我梳洗，却在我枕下找到了一根珠钗。

她们七嘴八舌地说着这珠钗似乎不曾见过，一看就知道很是名贵，估计是姑爷买给我的……

可是我脑子里却嗡嗡乱叫，这是顾荣留下来的，是他前些年杀了汝南王抢来的。

一时间，我竟生出一股荒诞的宿命感，哪怕我和前世做出不一样的选择，可是有些东西还是逃不掉。

我没有自尽，可还是因病卧床半月；我没有主动去见顾荣，还是在该见面的日子见到他。

会不会……会不会顾荣仍旧会在未来暴毙，而我仍旧会被贺宜一杯毒酒送走？

我握紧了拳，指甲掐着手心带来的痛意让我缓过神来，我从侍女手中夺回珠钗，将它锁到柜子里。

重来一世，是要好好过完这一生的，能不能逃离这宿命，我总得一试。

6

我决定借刀杀人，借顾荣的刀杀贺宜。

毕竟贺宜是当朝官员，我困于后宅，也没有母家撑腰，就算贸然出手杀了他，也会很快被查出来。

这样一来，我会担上一个谋害亲夫的罪名，弟弟的前程也会因我而毁。

而顾荣出手就不一样了，他在朝堂上呼风喝雨，哪怕被人亲眼看到他的刀捅进贺宜的心窝，他仍旧会是摄政王。

可是，顾荣为什么要为我杀贺宜？

思来想去，我既不能直接告诉他前世的事，便只能时不时在他身边给贺宜上眼药，待时机到了，哄他出手。

打着讨好顾荣的念头，我开始频繁和西苑那位摄政王府带回来的侍女接触，装作闲聊时不在意地打听顾荣喜欢吃什么，穿多大的鞋，偏爱哪个颜色？

谁料这姑娘口风极紧，我费了几日功夫，什么都没打听出来。

事情仿若陷入僵局，我突然想起贺宜曾说过，摄政王钟爱书画，曾让我送一副真迹给他。

是不是.....我可以借花献佛呢？

我顿时开心起来，着侍女做了些糕点，急匆匆往贺宜的书房跑。

贺宜家贫，便是入朝为官也没多少奉银，是以，贺家并没有多少家仆，我看到书房外一个伺候的小厮都没有，也并未多想。

正准备敲门时，隐约听到里面尖锐而陌生的声音。

「贺大人可想清楚了，咱家好说话，可上面那位可等不及。」

「我知道.....公公再给我些时日。」

「这可是宫中秘药，你只管.....，事成之后，少不了贺大人的。」

我只能听到时断时续的声音，根本连不成句子，见屋里突然没了响，耳朵恨不得伸进屋里，又听到贺宜开口，「真的不会伤了她？」

「千真万确，贺大人便把心放到肚子里吧。」

他们的谈话好似结束了，我听到脚步声越来越近，想来也没法躲开，只能硬着头皮往后退开几步，装作才来的样子，将将和开门的贺宜撞上。

「眠眠？」他眉头紧皱，将一个小瓷瓶塞进袖袋，大步跨出门，将我挡在身后，又面向书房，「贱内不懂事，惊扰公公了。」

「不妨事，贺大人见外了。」

那位公公的眼神在我身上停了停，又很快被贺宜引着往贺府外走。

书房无人，正是寻那画匣的好时候，我压下心头的疑惑，在书房翻了半晌，却连个画影都没见着。

怎的回事？难道他把买来的东西又卖了？

「眠眠，你在做什么？」

贺宜的声音在我耳边炸开，我的心漏跳了半拍，将糕点从食盒里端出，坦然地看他，「不过帮夫君收拾桌案罢了，你整天观照家国大事，书房乱成这样也没得收拾。」

「这些事自有下人做，你好好歇着便是。」贺宜看起来松了口气，将我从桌案旁拉开，看向我的眼神，比往常复杂许多。

「这几日公务繁忙，没顾得上看你。」贺宜突然撇开眼，递给我一锭金子，「夫人用这钱买点好看的首饰罢。」

不对劲。

浓浓的疑惑涌上心头，我没有接这金子，反而下意识往后退了一步。

「夫人便收下吧，夫妻之间有什么可计较的。」贺宜把东西塞进我手里，借口事多，让侍女送我回后院。

「眠眠。」临走前，他又拉住我，低垂着眼眸，不知道在看哪，「以后不要来书房了。」

我带着满心的困惑回了房中，将金子来回看了数十遍，也没看出什么名堂，反而是今日和他交谈的公公颇有古怪。

前世的记忆里，贺宜是在顾荣暴毙后，出人意料地成为了新帝的宠臣。

看来，这并不是无迹可寻啊。

我好似抓住了什么，还没细想，窗户那传来轻微的动静，一晃眼，顾荣大刀阔斧地坐到了我的对面。

我先是一惊，转而又开心起来。

前世，我们的第三次见面，并不是今天。

「王爷怎么突然来了？」

我挂着笑替他盏茶，想着能说什么腻人的话讨他关心，冷不丁被他抱上了腿。

他的手箍着我的腰，逮到我的唇便啃了起来，我一度告诉自己，要利用他，不能和他翻脸，直到唇角传来痛意，才忍不住推了推他。

顾荣松开我，将我往他怀里拢了拢，闷笑了两声，「听说你想见我，还向楚姬打听我的喜好。」

「阿眠，你是不是心悦我啊。」

7

呸，我才不心悦他呢。

可我不敢把这话说给顾荣听，毕竟我有求于他。

我使劲儿回忆曾经看过的话本，想参考话本里的姑娘若是被心上人问到这样的问题会怎么作答。

可偏偏，我看过的话本，竟没有一个书生问过小姐这样的问题！

顾荣见我没动静，等得不耐烦，冷哼了一声，似是十分不满意的样子。

我连忙抱紧他，捏着嗓子道：「王爷既然知道，又何必问我呢。」

「可我不知道。」顾荣突然抱着我站起来，往床边走，他把我放在床上，很认真地看着我的眼睛，「阿眠，我想听你说。」

我敷衍地点点头，借机避开了他的眼睛，「阿眠心悦王爷。」

大概是我的答案取悦了他，他开始轻笑，又渐渐放声笑起来，我怕他引来守夜的侍女，连忙按住了他的嘴，他却含住了我的

手指。

鱼水之欢来得突然，却又在意料之中，好似这一世我并不排斥和他在一起，反而能享受身体的愉悦。

按照我的想法，在他静静躺在我身边时，是我吹枕旁风最好的时机，可我累得连眼皮都不想抬。

动了动嘴，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在说什么。

顾荣好似把眼睛一直放在我身上，他挪到我嘴边，问我是想喝水吗？

我晃了晃头，说是贺宜今天给我气受了，你要给我出气呀。

我等着顾荣问我，受了什么气，想怎么出气，却万万没想到，他噙着笑，勾着我的发丝道：「既然这样，阿眠不如同他和离，改嫁给我吧！」

8

我顿时被吓醒了。

如果我真是想要攀附摄政王权贵的女子，大概此时会觉得祖坟冒青烟了。

可偏偏，我只想利用他。

我义正言辞地拒绝他，「王爷厚爱，阿眠感激涕零，可是谢家女哪怕丧偶守节，也从没有改嫁的。」

「是吗？」顾荣的脸立刻拉了下来，「从前没有，不代表往后没有，阿眠便可以当这第一人。」

「除非，你说的都是骗我的！」他突然捏住我的下巴，阴恻恻地勾唇笑了笑，「阿眠，你知道骗我的人都是什么下场吗？」

我怎么会不知道呢？哪怕前世我再怎么不关注朝堂之事，可每次摄政王府的小轿来接人前，贺宜都会在我面前痛哭，细数又有哪些大臣命丧顾荣之手。

正是因为这样，哪怕前世他死得蹊跷，也没有人愿意细究他到底是何暴毙，反而松了口气。

想到这，我突然难过起来，今日这顾荣哄不好，我怕是要成为他剑下亡魂了。

我坐起来勾着他的脖子，用脸蹭着他的脸，从前阿弟生气时，总是这般讨好我。

可当我们肌肤相亲的那一刻，我隐约感觉到身侧的人有些微颤抖。

「王爷，你怎么总是不信我呢。」我本想掉两滴泪，装装可怜，可是想到前路茫茫，弟弟还没个妥善的安置，我又不知能活到几时，反而越想越委屈。

那些想好的话，完全说不出来了，我一边抹着泪，一边反复说着，「你们都欺负我」。

顾荣似乎从没应对过这样的场景，他先是沉默，而后喝止我不许哭，可我哪停得下来，泪眼婆娑地看着他，指控他，「你又凶我！」

「我没有。」他忍不住叹了口气，一下一下拍着我的后背，「贺宜实非良人，你不想同他和离也罢。只一条，你不准同贺宜有任何瓜葛。」

我擦眼泪的手顿住，从指缝里看，顾荣好像不是在说反话。

啧，权倾天下的摄政王，什么时候这么好哄了？

「王爷放心，自打见过您，这天下任何男子都入不了我的眼了，您就是天底下最伟岸的大丈夫！有您在，我怎么同其他人发生关系！」

顾荣听我说着，突然乐了起来，他捏了把我的脸，却嘀咕了一句，「小骗子。」

见他好不容易消了火，我也不敢重提贺宜惹他多心，被他揽在怀里，鼻尖是他常用的木兰香，耳旁是他坚定有力的心跳，我渐渐安稳睡去。

大抵晚上和顾荣的不加节制太耗体力，直到日上三竿我才醒来，侍女们伺候我洗漱时，一副有话又不敢说的样子。

她们推拒了半天，跟我最久的侍女开了口，「小姐，方才姑爷过来了，让您醒了去见他。」

「我听小厮说，姑爷今日上朝不知为何，触了摄政王的霉头，被摄政王当着百官的面怒斥，借着小事发挥，罚了姑爷奉银，还被杖责了五个板子呢。」

听到摄政王的名号时，我便眼前一亮，本以为昨晚上眼药失败了，没想到顾荣真的记着了！

贺宜这个人最好面子，被顾荣当着百官的面这么作弄，他怕是悬梁的心都有了。

我连忙招呼侍女往贺宜的院子走，想到顾荣时，却有些想笑。

看来，攀附摄政王好像也不是件坏事。

9

我带着看笑话的心去见贺宜，坐在贺宜的床边，看着他面无血色，嘴巴一张一合，突然想起了前世。

前世也是这样，只不过躺在床上的是我罢了。

那时贺宜也是这样高高在上地看着我，彼时他官场高升，处处得意，看着我的眼里带着怜悯，他对我说，「眠眠，你再忍忍好吗？」

一股恶气涌上心头，我伸出手重重按着他沁血的伤口，终于让他止住了喋喋不休的念叨。

他大声痛呼，问我：「夫人，你在做什么？你知不知道我伤得很重！」



「夫君。」我收回手，用帕子替他擦着脸上痛出的汗，就像过去做过许多次那样，「你多忍忍吧。」

「眠眠，我忍不了了。」贺宜在我面前痛哭，他抓住我的手。

「摄政王把持朝政，朝堂里人心惶惶。他看我不顺眼，屡次三番羞辱我，如今更是当着众人的面打我板子，眠眠，你要帮我啊！」

我抽回手，「我帮不了你。」

「你肯定帮得了。」贺宜的语气十分肯定，让我隐约觉得他知道点什么。

「夫君既然笃定我能帮忙，便该一五一十告诉我，你藏着掖着，受苦的还是你呀。」我叹了口气，「今日五大板，谁知明日是不是五十大板呢。」

贺宜眼里闪过犹豫，我想到了那天他书房里的公公。这事还牵扯上了宫里的贵人，若是让贺宜全告诉我，怕是不可能。

我退了一步，「夫妻本是一体，夫君便是有苦衷，也该告诉我为何我能求摄政王？传闻他阴晴不定，若是一气之下杀了我可如何是好。」

「他不会的。」

贺宜想了想，指挥我从房里的暗格里取出一个小盒子，那里装着一枚玉佩。

这枚玉佩我也记不清从何而来，瞧着值钱便一直留了下来，后来和贺宜成婚交换信物，我又把它给了贺宜。

我疑惑地看向贺宜，他想了想，和我讲了一个摄政王的轶事。

顾荣早些年在家中并不得宠，家里几个兄弟斗得厉害，他母亲孱弱，外祖家也一代不如一代，频频被算计。

最严重的一次，他爹娘都几乎以为他死于兄弟之手，没想到他又回了家，手段越来越冷硬，最后掌了顾家权柄。

「后来也有人想给摄政王说媒，他把人都赶出来，说已经有未婚妻了，家传的玉佩也送给了那姑娘。」

我低头看了看手中，并不如何出众的玉佩，耳边贺宜仍在说，「就是这一块。」

10

这玉佩的确是我给贺宜的，而我确实不曾识得顾荣。

当年父母亡故后，我带着弟弟投奔舅父姨母，若碰上顾荣这等富家子，肯定不顾一切攀上去了，又怎会后来嫁给贺宜。

但如果贺宜没有诓我，而顾荣对我那一点点的特殊都是因为这一块玉佩，他八成是把对他那未婚妻的情移到了我身上。

我立刻就想出了一篇可歌可泣的话本情节，年少的顾荣为爱从兄弟中杀出重围，再回头却痛失所爱，直到见到贺宜身上的玉佩，又找到我身上了。

所以说别看我现在吹得动枕头风，等顾荣回过味儿来，我怕是要立刻成了他剑下亡魂。

我叹了口气，将玉佩放回盒子里，「夫君，这玉佩只是我捡来的，我怕是.....」

「眠眠，我都知道的。」贺宜打断了我，他看着远处，「你昨晚要了好几次水，这段时间我都宿在外院的。」

「我.....」

我张了张嘴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

问他怎么知道的？明明我早就交代过院子里的事，不能告诉旁人。

「眠眠，你放心，无论如何你都是我的夫人。」贺宜低头看着自己的掌心，「听说谢季被你送去了青鹿书院，多巧，院正是我的旧识。」

他在拿弟弟威胁我！

若我只是一个人，大不了杀了他再投案，可是我还有弟弟。

我深吸了一口气，站了起来，「昨儿吃坏了肚子，倒让夫君上心了，摄政王那，我会去为拜访的。」

我冲出了他的房间，外头挂着的明明是秋日暖阳，我却无端生出了一股寒气。

贺宜的动作很快，不过一柱香的功夫，就有下人来禀，去摄政王府的礼已经备好了。

不知是他怕我反悔，还是这些礼是早就准备好的，我又坐上了去摄政王府的小轿，像前世许多次那样。

摄政王府的门房听说是我来了，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进去了一小会，又出来一个姑娘把我领进来。

我知道她，顾荣的侍女之一。

「贺夫人。」她眉眼间满是不耐，「这个时候您不该来这。」

若不是贺宜威胁我，我也不想来。

我并未应她，只是见这府里的下人都是行色匆匆的样子，不解地问她，「府里出了什么事吗？」

「夫人不知道？」她冷笑一声，「今日朝上贺大人将我们主子气到吐血，如今正昏迷不醒，若不是主子交代过，不管何时你来见他都得好生招待，谁想来迎你。」

贺宜把顾荣气到吐血？

难道不是顾荣听了我的枕头风，寻贺宜不痛快，当众打了他五个板子吗？

我觉得有些晕眩，连忙抓住她的胳膊，「那你想要带我去哪？」

「自是将夫人带去客房好好招待，等主子醒了再召见你。」

我被这侍女关在了客房里，糕点茶水首饰话本一应都有，看这布置，哪里像是客房，倒像是闺房一般。

若是寻常，我大概就着糕点茶水，翻起了话本来，可如今我的心实在不静。

贺宜的话不知真假，现在连他让我来摄政王府的用意怕是都内含玄机。

若顾荣真的昏迷不醒，他想让我求情是假，想利用我打探顾荣的情况才是真的。

重生以来的一幕幕涌上心头，我感觉自己就像一颗棋子，不论怎么蹦哒，都只是在棋盘里。

我开始胡思乱想，又安慰自己，顾荣一向康健，现在离他暴毙还有一段日子，他肯定没事的。

天渐渐黑了下来，在我也快熬不住的时候，终于有人把我领走了，来说摄政王醒了，要见我。

说实话，来了摄政王府这么多次，我从不知道府邸竟然这般大，我好似走了许久，可仍没见到顾荣的影子。

「夫人别急，主子才刚醒，如今大夫还没走，您还得等上一等。」

我违心地笑了笑，同她说我不急。



我们到院子里时，大夫正巧要离开，他絮絮叨叨的，说顾荣毒还没吸干净，不能大喜大怒，让他收着点性子。

毒？

顾荣竟是中毒了。

我突然想起那个被塞进贺宜袖带里的瓷瓶。早先便听闻宫中有种秘药，将毒下在女子身上，却对女子无碍，但同她交欢的男子却会因此丧命，前朝哀帝便是因此而亡。

顾荣便是因我中的这毒吗？

我恍恍惚惚站在屋外，直到众人都走了，我也没反应过来。

「夫人，主子唤您进去。」

我被她推了一把，酿酿跄跄跌进屋里。

顾荣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，他靠在床头，脸色雪白，唇色却是乌紫。

我第一次见到他这个样子，伸手想要碰顾荣的脸颊，却被他抓住手，一把扯了过来。

他的手冰冰凉，我想搓一搓，好叫他暖和点，却被他拽得动弹不得。

「阿眠。」他用空着的那只手，捏住了我的脖子，「没有看到我的尸体，你很失望吧。」

我曾幻想过无数次顾荣想要杀我的场景，每一次他都是一身玄甲，手握长剑，冷漠地看着我。

从来不像这样，连说话的声音都这么虚弱无力。

我的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，我也不想哭的，可是我控制不住，「顾荣，你瞎说什么傻话呢！」

他捏着我脖子的手并没我使力，我挣了挣便脱离了他的控制，这更让我难过了些，其实我有很多次提醒他的机会。

只不过我没有说。

如果我想，我可以在很多时候告知他梦到他出事了，让他注意一点；我也可以在看到贺宜和宫里来往时，不经意地提一嘴，可是我都没说。

大抵对于他会暴毙这件事，我是乐见其成的，我始终把前世那般结局的怨气撒在了他身上。

我以为我只要利用他就好了。

可是你瞧，我明明不喜欢他，为什么看到这样的他这么难过，要在这个时候为他掉眼泪。

「难道不是吗？」顾荣撇开头，好似不想看见我，「你给我下了毒，是为了什么？」

「你不喜欢珠宝，我送你的一件也没戴过，也不求为贺宜升官进爵。」他自嘲地笑了笑，「是为了兵权吧。」

「怪不得不用求我，那小兔崽子都许了什么给你，让你这般听话？」

「我没有听别人的话，毒也是贺宜利用我下的。」我迫不及待想解释清楚，却见顾荣哇地一口血吐了出来。

我慌手慌脚地扶正顾荣，想要擦掉他嘴边的血迹，却被赶来的侍女挤到了一边，连早先歇下的大夫也被叫了过来。

我待在桌旁，像一个外人一样，看见他们忙手忙脚的，却什么也插不进。

我听见大夫恨铁不成钢地说：「让你不要大喜大怒你就是不听，吐吧吐吧，吐死活该。」

侍女瞥了我一眼，「夫人这几日还是好好歇着，莫要让我们主子又毒发了。」

「那不如让我回府吧，我改日再来看摄政王。」我的手揪着衣摆，下意识想要逃离这样的场面，仍旧被拒绝了。

就这样，我住进了摄政王府。

每日除了见不到顾荣，旁的与我在贺府无异，摄政王府有着数不清的话本，酸倒牙的梅子，会拖长音打更的下人，这些东西让我越来越多地回想起前世。

前世里，我从来没拿好脸对过顾荣，他也曾在温存后好声好气地问我想要什么，却每每总是得到我求他放过我，亦或是狠狠诅咒他死无全尸的话。

他好像从来没有怪过我，只是在床第上越发折腾我罢了。

前世总总从我眼前晃过，而顾荣那晚吐血后又陷入昏迷，生死不知。

我越来越心慌，不知道是害怕顾荣又一次因我而死，还是害怕我们都将走向前世的路。

12

在住进王府的三天后，贺宜终于来寻我了。他没有像前世那样悄悄摸摸带着小轿过来，而是兴师动众地带了一大帮同僚前来。

他在摄政王府前说是来寻妻子的，让摄政王府交出人来，并且让顾荣给他一个交代。

顾荣的侍女一边和我说着这些，一边叮嘱我别乱说话。

我自然懂，我是贺宜送过来的，他今儿又这般来寻我，怕也是身后贵人的主意，一是往顾荣身上泼一盆脏水，二是利用我试探顾荣的情况。

我朝着她苦笑了一下，却并没有保证什么。我还有弟弟要保护，我拿什么来和至高无上的皇权斗呢？

事情和我预料的差不多，哪怕贺宜见着我，仍然不依不饶地求见顾荣，要他说个明白为何掠夺臣妻。

但是摄政王府的人并不搭理他，待我出去后，他们又把门重重关上了。

贺宜当着众人的面，拉着我的手痛哭，说自己没用让我受委屈了，我看着他这般做戏的面孔恶心极了，抽出手扇了他一巴掌，又上了贺府的小轿。

一路上我总觉得右眼皮直跳，心慌不已，果然回贺府的当晚，便见到了贺宜身后的贵人。

我跪在他下首，悄悄打量他，是个瘦弱的少年，看上去不比阿弟大几岁，他似乎习惯了站在阴影里，就像一条伺机而动的毒蛇。

「贺氏。」贵人的声音嘶哑，「朕知道你和摄政王关系匪浅，但他毕竟是乱臣贼子，跟着他没有好果子吃。」

「朕问你些话，你可要好好答，若是朕满意，便封你为县主，贺宜也可官加一等。」

他似乎并不在意我的反应，接着道，「听说摄政王病了，贺氏你可知他患的什么病？每日吃的什么药？」

我低头看着脚下，一声不吭。

贺宜倒是着急起来，扯了扯我的袖子，小声嘀咕了句谢晋。

贺宜此刻提我弟弟谢晋，想来是要提醒我老实交代了。

我握紧了拳，「听说摄政王是中毒，不是生病，吃的什么药臣妇不知。」

「不知？」贵人明显不信，他轻呵了一声，「贺氏，话要想好了再答。」

「臣妇的确不知。」我跪在地上，「这几日我都被关在客房……」

「够了。」贵人低喝道，「既然如此，贺氏便进宫替太后抄几日佛经吧。」

他大步走了出去，贺宜小步跟在他身后，不知在解释什么。

当晚，我便以替太后抄佛经的名义进了宫里，然而我并没有见到太后，还有传说中京中双姝之一的贵妃，比皇上年长六岁的皇后，通通都没看到。

我被关在宫里叫不出名字的宫殿里，每日能见到的只有一个哑了的洒扫宫女。

这里没有话本，没有酸梅糕，连说话的人都没有。

我开始愈发想念摄政王府，也不知顾荣到底如何了。

前世他暴毙前，我们最后一次见面，他曾问过我，想不想带着阿弟去边塞，那边风景不错，人也爽朗，月亮很圆，星星很亮，姑娘们不比京都闺秀腴腆，会大张着嘴哈哈的笑。

他当时说着，还模仿着笑了起来。

我当时只嫌他不安好心，瞪了他一眼，我说我生是贺家的人，死是贺家的魂，绝不可能离开夫君去旁的地方。

他只是苦笑，没有再勉强我。

现在想来，那时他怕是已经知道自己中了毒，却还在为我安排后路。

我的眼眶又湿润了起来，最近也不知为何，总是想起前世，那些前世被我忽略的细节，那些以为他别有用心的手段，原来都不是我想的那样。

我在浑浑噩噩中度过了好几日，有天突然来了一队宫女，她们替我描眉画眼，梳洗打扮，穿上漂亮的宫装，把我带到了一个陌生的房间里。

「皇上要见我，我来了，我要的人呢？」

外面是顾荣在说话！

我听出了他的声音，在屋里打转想要看看他如何，却半点都看不清。

「摄政王别急。」皇上的声音依旧嘶哑，「且让下人卸下你的剑。」

我的心提了起来，趴在墙边，深怕错过一点点声音。

一阵悉悉索索的声音后，皇上又开口了，「没想到摄政王是这般痴情人，不过一妇人罢了，竟能让你连软甲也心甘情愿地卸下。」

「人在哪？」

「瞧瞧，一向能忍的摄政王这么会儿功夫都忍不了，贺宜，你把贺氏带出来。」

我的心骤然一紧，连忙往后退，不多时，门开了，贺宜拉着我进了大殿。

眼前的视野骤然开朗，我寻着了顾荣的身影，脸色虽是好看了点，但身形好像又单薄了几分。

「贺氏，还不走近让摄政王看看，是不是完好无损？」

我站在大殿中间，却不敢动。

我不知道我这一动，顾荣会不会中新帝的埋伏而死。

我开始恨自己，明明早就能察觉到的东西，却觉得和自己无关，不去深想。我又开始恨新帝，他明明有千百种光明正大的手段，可以实现自己的抱负，却偏偏要利用别人的人心。

我握着拳没动，顾荣动了。

他从座位上站了起来，慢慢向我走来，和我重生初见时，他大刀阔斧的样子，判若两人。

「哭什么，瞧着还圆润了些，皇上果然没骗臣呢。」

他想擦掉我的泪水，手却在半空停了停，我拼命地睁大眼，想看清他的表情，可是怎么也看不清。

「别哭了，你的夫君在后面看着你呢。」他往我手里塞了什么，声音极低，「那小兔崽子让你用簪子扎我吧，估计还沾了立刻毙命的毒药。」

他抓着我的手想要捅向他自己，「杀了我，那小兔崽子总不会亏了你的，这，也算我还清了。」

我的手抖得不行，想要抽出来。我想要大声喊不要，可是我喊不出来，直到手上濡湿的感觉传来，我低头看去，一片刺目的红色。

我突然感到一阵天旋地转，随着顾荣朝我倒下的，我也晕了过去。

再次醒来，一睁眼便能看到金线滚着边的床幔，鼻尖是好闻的木兰香，屋里的多宝阁上摆着的无一不是可以传家的珍品。

见我醒了，侍女们鱼贯而入，我有些分不清前世今生，问道，「现在是哪年初几？」

「十月十二呢。」

我心头一跳，这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，是顾荣传来暴毙消息的日子。

我推开眼前的侍女，光着脚往外跑，听见远处传来钟鸣声。

一声，两声，……，二十七声。

是国丧。

13

我的心如坠冰窟，那日手中粘腻的触感依旧在挥之不去。

这丧钟，是为他而鸣吗？

我听到身后有急促的脚步声传来，猛地回头看去，是抱着披风急急跟来的侍女，我抓着她的手问，「府里可有消息，走的是哪位贵人？」

「夫人莫怕，是皇上薨了。」

她的话说得十分肯定，让我焦急的心平稳了些。是了，当日确实有很多奇怪的地方，比如我的突然失声，又比如我的突然晕倒。

现在我安全地在这，能不能说明顾荣还安好？

「你可知摄政王在哪？我想去见他。」

侍女摇了摇头，「自当日哑女将夫人带回后，府里便再无其他人回来，奴也不知主子在哪。」

「哑女？」我眼前浮现出宫里洒扫宫女的背影，她竟然是顾荣的人。

我连忙唤她过来，没想到她一问三不知，只是按照顾荣很早之前的安排做事。

会看眼色的侍女见我这样，连忙上前，她们说先帝薨逝，新帝登基，宫里肯定很多事，大概顾荣忙完便回来了。如今外面还不太平，我若想见顾荣，便在府里等等。

因着她们这话，我在府里等了三日，除了从哪也问不到顾荣的去处，一切和我从摄政王府离开前并无两样。

她们总是劝我，「夫人，再等等，宫里事忙。」

我等到管家把因为新帝登基放假三月的阿弟都带了回来，还是没有等到顾荣。

阿弟比之前见到的高了些，他递给我一封引荐信，说是管家给他的。

我接过来看了看，上面熟悉的字体写着，把阿弟引荐到白鹭洞当世大儒的门下读书。

这是多么高兴的事啊，我连梦里都不敢想这些，可我一点也不开心，甚至鼻头也有些泛酸。

我想，顾荣大概是不在了，不然为什么他不亲自交给我呢？

我拿着引荐书去质问管家顾荣的消息，可是这个老狐狸什么也没说。他交给我一个小箱子，说是顾荣留给我的。

我打开一看，箱子里装着的满是房契，地契，还有身契，我粗略扫过，竟在压箱底看到了一沓信。

「夫人，这些都是您的，主子说随您处置。」

「我若不收呢？」

「老奴会代为打理。」

「我若带着它送给贺宜呢？」

我试图激怒管家，可是他仍不为所动，「夫人恐怕做不到了，贺大人贪赃枉法，谋害忠良，已被皇上押进天牢，他一直吵着要见您呢。」

我默了默，决定去见贺宜，毕竟他也是活着目睹那一切的人。

我从没想过，贺宜也会落得这样的下场。他被关在阴暗潮湿的天牢里，身下是乱糟糟的茅草，身上没有一块好地方，见我来了，他朝我伸手，想要抓住我的衣角，眼里闪过异样的神采。

「眠眠，你来了，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管我的！」他十分激动，「你去和他们说，我没有贪污，我也没有谋害其他人，那都是先帝让我做的！」

我往后退了一步，看着他，像看着一只滑稽的老鼠，「贺宜，你本是先帝宠臣，怎么会沦落至此呢。」

「还不是因为顾荣！」他眼里闪过一丝恨意，小心地瞥了我一眼，低下头，「摄政王多智近妖，是先帝输了。」

「眠眠，你去求求他，我都是替先帝做事，半点没有针对他的意思啊！」他开始口不择言，「你不能不帮我，我做这些都是为了你！」

「为了我？」我忍不住冷笑。

他半点心虚都没有，「我若不这么做，怎么买得起三进的院子，养得起更多侍女，替谢晋请更好的老师呢，这都是为了你！」

「可我从来没有求过这些。」

我听到他让我求顾荣的话，心里一动，难道府里人没有骗我，顾荣真的没死，心也飞出了天牢，转身就想走。

「眠眠，你难道不帮我了吗？」贺宜见我要走，连忙叫住我。

我摇了摇头，「这是你的报应。」

我急匆匆回到摄政王府，用贺宜的话套管家，他叹了口气，「既然夫人已经知晓，老奴也没什么可瞒您的，您若想见主子，便随老奴来吧。」

我随着他在府里最偏僻的院子里见到了顾荣，他躺在床上，瘦了许多，连脸颊都凹了进去，我想碰他，却被人喝止。

「动什么动，小心毒蔓延得更快。」

是之前替顾荣解毒的苏先生，他轰走我，皮笑肉不笑道，「我当是什么绝色，不过蒲柳之姿，他也肯为你屡次涉险，旧毒未解又添新毒，真是不要命。」

「先生，王爷他何时能醒？」

「醒？」苏先生翻了个白眼，「我劝你还是早点准备后事吧。」

他说完，似是不愿多说走了出去，我便静静定在床边看他。

他可是顾荣呢，人见人怕的摄政王，他前世暴毙的劫已经过去，怎么还会这么轻易死呢？

我开始每日来看看顾荣，和他说话，后来实在没有可说的，便给他读书房的书，直到我想起他压箱底的那几封信。

这是寄给我的信，我却一直没看，它们已经写完封好，却从来没有寄出。

我在顾荣床边一封封拆开，读他的小心翼翼，读他的口不对心，原来数年前的一面之交，几锭银子他记了这么久，原来像我这般孤女，一无是处，也值得他百般惦念。

我在他床头大哭起来，如果前世我看到这些，会不会这辈子有不一样的结局？

我开始一边给他读书，一边了解他的过去，从秋天读到春天，枯枝泛起了新芽，京都发生了很多事，府里也是。

新帝是先帝的堂哥，他父亲是手握兵权，镇守边关大将军。他手段冷冽，登基第一件事便是肃清朝野，可他连摄政王府的一块牌匾都没动。

而府里因着除夕守岁热闹起来，我也发现有些许不对，明明前日在顾荣床前念叨过想吃八珍鸭，第二天厨娘便端来我面前；我上午说八宝格新出的头面似乎不错，管家午后便呈给了我。

我看着在苏先生手下，面色逐渐红润的顾荣，心里有了个大胆的想法。

我不让侍女进去打扫，在他床头放了根头发，隔日一看果真没了。

我心中大喜，等着顾荣好生生的站在我面前，他却一直躺在床上，半点动静都无。

我几乎都要怀疑自己的猜测，心一横，借着阿弟要去读书的时机，同顾荣道，「我准备陪阿弟去书院了，以后怕是不能再给你读书，原是想着你若醒来，我们可以像你信里写的那样活着，现在怕是不能了。」

说完，我紧盯他的脸，深怕错过半点反应。

他冷不丁勾住我的小拇指，突然睁开眼，眼里灿若星辰。

「阿眠，拉了勾可就再也不能变了。」

还有什么可变的呢？



世事如棋局，我如局中子。可即便如此，仍有人费劲千百心思，小心翼翼地把我从棋盘上拾起，放入掌心妥帖安置。

14 番外：顾荣篇

顾荣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府里的几个哥哥都想要他的命，他娘整日忧愁，每日求神拜佛，不指望他多有出息，只希望他能平平安安活着就好。他本也是这样想，当一个富家翁也不错，可偏偏那些哥哥们不肯放过他。

他会把每一道伤口怎么来的记得一清二楚，可后来他也懒得记了，旧伤叠新伤，记不清，父亲也不为他出头，有人欺负他，直接打回去便是。

这样，他换来了兄长们变本加厉的手段。

他被逼出家门，当过乞丐，扮过游侠，甚至还当过算命先生。

恰巧那日阴雨连绵，他的银子花了个一干二净，有一个女娃带着比她还小的孩子来他摊钱算命。

她给了一小锭银子，只问了三个问题。

「不知我阿弟的前程如何？」

「大好。」

那姑娘愣了愣，似乎没想到这样的回答，又问，「不知我的姻缘又在何处？」

他诧异地看了她一眼，这丫头年纪不大，想的事倒不少。

他假模假样地看面相，又让她测字，糊弄了句，「大好。」

那姑娘眉一挑，准备把银子收回来，又被他抢先一步。

他嬉皮笑脸道，「给人的银子哪有收回来的道理，你未来的相公啊，定会金榜题名，这可不是大好吗！」

她狐疑地看了他一眼，「当真？那他会在哪？」

天下书生这般多，他虽不知道他们从哪来，但定会往京都去，他十分肯定地同她道，「良人在京都。」

这姑娘似乎很满意他的答案，心满意足地离去。

顾荣收了钱，深怕她回过味儿来找他要银子，收了摊就跑。

没跑多远，他发现母亲留给他聘媳妇儿的玉佩丢了，他远路找了一圈没找到，想来怕是刚才那个小孩捡走了。

他想了想，大呼亏了，准备接一趟送镖的生意，把银子还给刚才那姑娘，再把玉佩要回来。免得母亲知道他骗了人，又得说他造孽，多拜一年菩萨。

可是他没等到生意，却等来母亲病逝的消息。

他快马加鞭赶回家，父亲已经有了新欢，丝毫不在乎母亲死活。

他不再心软，顾家一家子人，该杀的杀，该撵走的撵走，他不知何时成了人人害怕的摄政王，没有人再害他，也没有人肯再接近他。

有人想要同他牵红线，他编了个故事骗人，没想到大家都信了。

直到有一日，下属神神秘秘同他说他的未婚妻来京都了。

他想了许久，也没想出他和谁定过亲，等到贺宜佩戴玉佩的画像出现在他面前时，他才想起来那么多年前，他曾给一个姑娘算过姻缘。

他开始留意这个姑娘，她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，谢眠。

谢眠好似把他的话当成了真，想着法儿嫁了一个读书人，又劝他上进，陪他赶考，直到他成为探花。

他越查下去，越觉得这姑娘有意思。他开始关注谢眠，若是给贺宜升了官，她第二日便会去八宝阁看看新头面，只看不买。只有贺宜发俸禄的日子，她便会去酒楼点一桌所谓的好菜。

顾荣有时候也会觉得自己魔怔了，不过一面之缘，人家又已经嫁为人妇，他管这么多做什么呢。

可几天不看她的消息，他又好奇，她这几日买了什么话本？又和哪家官眷约好了茶会，好像看着她，他的生活也热闹了一些。

看的时间长了，他也会后悔，这个贺宜太穷又太蠢了，她什么都不敢要，只得委屈自己。若是他当初说，她会嫁给富家翁，有良田恒产，她现在会不会过得好一点？

他默不作声地扶持着贺宜，想这样让谢眠过得好些，没想到着了小皇帝的眼。

那小兔崽子把他编的瞎话当成了真，不知怎么和贺宜说的，竟把谢眠送上了他的床。

这傻姑娘被下了药，脸胀得通红，看到他便哭，他逗了逗她，同她欢爱替她解了药，心里却越来越欢喜。

得到她，比远远看着她，更让人满足。

顾荣看着她的脸，想给她全京都的珠宝，可是谢眠只要了一个丫鬟。

他立刻便想到，这是为了给贺宜铺路，这提醒着他，谢眠是别人的，他有些生气却还是按照她的想法做了。

顾荣自己也说不好，给个丫鬟到底方便了谁。他通过这个丫鬟，更轻松地得到了谢眠的消息，他知道谢眠病了，更知道她梦到了前世。

那侍女买通了谢眠院子里的侍女，把谢眠那本册子抄下来给了他。

看完，顾荣觉得荒谬又心凉。

荒谬的是册子上的事，确实是他做得出来的，若是谢眠自戕，在小皇帝的眼皮子底下，他总得把她接过来才行，若她不愿，他也得隔三岔五看看她才行。

心凉却是因为，隔着她梦里前世这一层，不论他做什么，谢眠都不会接受。

顾荣心里装着事，想立刻去看她，可是京郊有山匪作乱，待他除完山匪，连夜去看她，又给她留下了一枝他存着很久的钗子，当时看到，便觉得她戴着好看。

只是，他从没见过谢眠戴过。

谢眠对他心存芥蒂，而小皇帝和贺宜又手段频出，顾荣正焦头烂额，却听到侍女传来消息，她在打听他。

顾荣欣喜若狂，迫不及待赶去见谢眠，看着她在他面前说着违心话，心酸极了。

他想要一个真心对他的谢眠，不是这样的。

顾荣琢磨着，若要谢眠放下芥蒂，便只能他也死一会，还得死在谢眠手里才行。

他将计就计，既然谢眠想让他中毒，那他便装作中毒，果然谢眠被贺宜送来了府里。

他看着谢眠眼底的慌乱，说出早就想好的词儿，和苏祈做了一场戏，让她信了，他中毒颇深。



一切都照着他的计划走，除了小皇帝要把谢眠带进宫，他觉得不耻，明明是男人争权，为何要牵扯妇孺。

他知道那是小皇帝给他下的套，可是他还是得进去。

因为谢眠在那。

顾荣的谋士给他出了很多注意，无外乎直接逼宫，碰一个新皇。

可是他不敢赌，这世上，新皇可以有无数个，可是谢眠只有一个，他能做的只是安插一个洒扫的宫女，因着那院外明里暗里藏满了侍卫。

恰好关西王听到风声，说要同他合作，条件是新帝得是他儿子，而顾荣可以继续当他的摄政王。

这主意挺好，虽然那些谋士都劝顾荣直接称王，但是他不想。

他见过太多兄弟相残，何必呢？

他主动进了小皇帝的套，在谢眠面前演了个戏，让谢眠亲手杀了他。

不过这个戏法太拙劣，以防被谢眠看透，他给她下了药，好叫这戏顺顺当当演下去。

解决了谢眠，剩下的一切便容易许多，小皇帝身边的大太监受过关西王的恩惠，很快，皇位便换了一个人坐。

顾荣想到了这个计划的开始，却没想到要如何收尾。

他想让谢眠愧疚，从而放下芥蒂，却又怕她真的以为他死了，从此不再回来，更怕她知道被骗，离他更远。

他给下人们安排了一套说辞，务必要让谢眠在府里等他。又熬了一整晚，写了几封留给她的信。

中毒是假的，濒死也是假的，可是信里的情是真的。

他留下百般破绽，诸多忍耐，终于让谢眠发现了这个局。

好在，她留下了。

那么多人陪着他做了个局，他站在局里，而谢眠朝他走来。

15 番外：一点点日常

很长时间里，顾荣都有一个特殊的癖好，就是拉着谢眠去各种首饰铺，每次都很大手笔地买下一堆。

谢眠屡次制止他，告诉他现在的首饰够她天天戴不同的，一年都不重样，只是顾荣从来不听。

「家里有钱！」「一年哪行，一辈子不重样才好呢！」

他想把那些过往缺失的岁月补上，又觉得还是不够，想把天下的珍宝都献给她才好呢。

谢眠总是笑话他，「还好你只是个摄政王，你要是皇帝，那天下人可就惨了。」

他毫不在意地挥手，「天下人和我有什么关系，不过阿眠要是想当皇后，我当个皇帝倒也不错。」

谢眠呸了他一口，又拧了他一把，一脸认真同他道，「我不想当什么皇后，也不想要珠宝首饰，现在这样就很好了，你不要为我涉险。」

她拉住他的手，感受着他手上的茧，「你好好的，阿弟也好好的，我就满足了。」

她年幼失怙，养出了一副谨小慎微的性子，总是觉得只要她求的不多，那应该都能满足吧。

谢眠失神地想着，冷不丁被顾荣敲了一下额头，「口不对心，你哪有这么容易满足，昨儿夜里嚷着不能轻不能重的可不就是你吗？」

谢眠想了一会儿才明白他在说啥，脸涨得通红，明明说正事呢，这人又拐到其他地方，她羞得拔腿就要离开房间，又被顾荣拦腰抱住。

「阿眠，你想要的都会实现的。」他在心里补了一句，所以你可以多求一点。

关于前世今生这样的话本，顾荣从来不敢买给谢眠看。

哪怕是借尸还魂的精怪话本，他都很避讳。

无他，唯心虚尔。

他不想让谢眠看到这些，不希望她想起那么不好的前世，但耐不住谢晋这个小崽子，什么都往外说。

这些年，这孩子在大儒门下读书，偶尔回来，喜欢讲些有趣的见闻，逗谢眠开心。

好巧不巧，他当着众人的面，说了一个农女借尸还魂来寻丈夫的事，当即谢眠脸色就变了。

顾荣借口有事，拉走谢晋，回来时才发现谢眠还坐在院里。

「顾荣呀，你说人真的转世轮回，前世今生吗？」

他从屋里拿出披风给她披着，又把她的手放进怀里捂着，「信则有，不信则无。」

谢眠轻轻笑了笑，他总是喜欢故弄玄虚，「那你信吗？」

在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后，谢眠听到顾荣说，「信。」

「你看我娘捐了这么多香油钱，吃了这么多年斋，下辈子总能投个好胎。」

「那你呢，你希望下辈子做什么？」谢眠顿了顿，「还当摄政王吗？」

她其实想问下辈子还想和她在一起吗？但她没好意思问。

顾荣自嘲道，「那肯定不当了，这辈子做了这么多恶，下辈子当个和尚好了。」

「阿眠呢，就来当一个勾引我的妖女。」

「呸，我才不勾引你呢。」

顾荣把下巴磕在谢眠的脖颈，轻声道：「那也没关系。」

「你不来的话，我就远远看着你。为你祈福，盼你平安，盼你喜乐，盼你得觅良人，盼你子孙满堂。」

本文由 [Circle 阅读模式](#) 渲染生成，版权归原文所有